

誠齋集

一五

蘇子卿

PDG

誠齋集卷第六十五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書

與仕希純運使寶文書

某惶恐伏以李春之月恭惟都運寶文大卿冰漕
整暇使華輝光相維自天台候動止萬福台閔蘭
玉之眷中表襲吉某廬陵書生也所學者既非時
之所可施而所仕者又非才之所能爲今以抱虛
之學無適用之材驟而語作邑其不敗績也幾希
所幸天假之福得寶文以爲之依意者其或免乎

屬者具雙緘以修下吏之敬者禮也實文報之以翰墨之榮而還却其世俗之禮者道也蓋嘗以謂自渡江以來禮流而道隱禮流則偽勝道隱則情亡夫使天下之相與舉不以情而一出於偽則是引天下之人而盡納之於面詐背不汗之地可也孰為此者士類實汗染之耳以酒而醒者必以酒而解以士類而汗染者必以士類而洗濯今日之事洗偽而歸之情後禮而近於道不在實文乎不在實文乎欣賀欣賀雖然實文之名滿天地而位未充其名使之治天下則其澤不啻於一路前之

說不宜然而然後之說宜然而反不然我知之矣
正與邪不同門直與枉不合轍如是而已耳不然
自卿士之列膺受書贊秉執事樞亦已久矣中之
不居而外之不去緩於相業而亟於使事不樂於
廟堂之顯嚴而樂於東湖西山之寂寞此豈人之
情也哉此其中必有不以道徇世不以利易義者
矣而世俗何足以知之某也不敏固不足以語於
斯嘗竊有意於斯雖然今則大惑矣蓋今日之爲
邑者非古之所謂爲邑者也今之侯爲邑者又非
古人之所以侯爲邑者也膺上肥下古之爲邑也

今則反是俟之以士大夫古之所以爲俟邑者也
俟之以盜賊今之所以俟爲邑者也夫固有爲邑
而盜賊自爲者矣天下之大工類之衆而曰爲邑
者舉盜賊焉可乎不可也利孔盡歸於上而月獻
不減於邑夫爲邑者豈家有銅山哉則於是不詢
取之之法而詢取之々比々朝行而訟夕起上之
人則曰此盜也大抵縣令一縣令耳而又有百縣
令焉豪民則縣令也游士則縣令也里居之士大
夫則又縣令也有請謁者焉有強禦者焉有不輸
租者焉則誹十徇而一違焉則誹誹不已則怨怨

不已則訟未必其身訟令也或飛語焉或謗書焉
或貨不逞之民使爲之焉上之人則又曰盜也夫
以一縣令敵百縣令寶文以爲孰勝哉奉新之令
接耳目者有五人焉不以罪去者無一人焉夫豈
無盜乎哉夫豈盡盜乎哉是未可知也某也繼此
五人者之後其爲危栗之易而安全之難也昭々
矣雖然有寶文與諸君子以爲之天清水明鏡其
必有別也有危栗而無安全非某之所當憂也無
廉於其躬無仁於其民此某之所當憂也苟廉矣
苟仁矣寶文且將爲知己矣又何憂之有短啓一

通不敢廢禮故也仰惟省鑒并庭小遲所禱頤神
養氣用對于爰立作相之書某伏紙不勝震懼之
甚

見龔實之運使正言書

某聞之賤生於有餘貴生於不足無急其所不足
無緩其所有餘者可與經天下矣急其所不足君
子知其無蓄不緩其所有餘君子知其有儲有餘
而不急不足而後急則亦無及矣昔者趙衰子有
智伯之難入於晉陽顧謂張孟諗曰吾有財矣而
箭奈何張孟談曰吾聞董安于之治晉陽也以狄

蒿爲宮之垣襄子發之皆箭材也又謂張孟談曰
無兵奈何張孟談曰吾聞董安于之治晉陽也以
銅爲宮之柱襄子取之皆兵器也且夫董安于之
時晉未有患也而狄蒿有餘也銅有餘也至於襄
子之時箭不足矣兵不足矣不有董安于之儲何
以有襄子之蓄哉今天下之士當其未用則緩其
所有餘及其既用則急其所不足無乃非董安于
之意乎又如正言德如正言慷慨敢言如正言舐
排壁近不遺餘力如正言而猶淹恤在外庸人必
曰此正言之所戚而不怡也是烏足以知正言哉

不惟不知正言也是亦未知天之意也且天之意
安在將欲置正言於甚急之地不得不置於甚緩
之地蓋使其緩而有儲不至於急而無蓄也正言
儻又曰今有餘之時也吾不必儲焉可也萬一有
不足之時正言其獨能無急歟某也不肖亦不足
與於此然得事正言不敢不忠於正言夙而為正
言思之夜而為正言思之安于之狄蒿正言有之
乎未也安于之銅柱正言有之乎未也有之矣天
下幸甚不然吾君一旦舉正言而相焉正言獨能
無急歟正言之所當急今日之日也正言之所不

當急後日之日也正言試思之不宜某再拜

與胡澹庵書

某悚息再拜屬者客裏落莫乃得望見玉立之容
於東湖之西々山之東一聽談間之淙琤便覺滿
面康衢之埃拂々吹去矣君子不可得而待也吾
家子雲此語豈可誹其不解事也哉登仙之行獨
不得與追送之列折腰之役實使之然涉世之禮
事賢之敬久矣二者之不相爲用也而況以涉世
者而事其師乎雖然語離之際遠送之情此古人
所爲登山臨水黯然銷魂者也某獨無情哉情生

於中而不可制執禁於外而不得逞所謂一行作
吏此事使廢言之太息即辰夏氣歸奇恭惟遄歸
脩門得覲帝所忠勤天助台候勳止萬福師門玉
眷均社某以四月二十六日受職今且踰月矣上
官見容吏民見信者不曰自澹庵門下來乎始至
之日深念爲邑者平生之所病欲試行其所學而
有所未敢信欲效世之健吏而又有有所必不能二
者交於心而莫知所定卒置其所必不能者而守
其所未敢信者於是治民以不治理財以不理非
不治民也以治民者治其身也非不理財也以理

財者理其政也其身治者其民從其政理者其財
給某雖不倖行之暮月亦庶幾焉用此知天下無
不可爲之事也士大夫見一邑而畏之則大於一
邑者何如也畏事生於不更事更事則不畏事矣
然作邑有可畏者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
不至此其可畏也以作邑者之心爲作州者之心
則何畏之有而今則不然也敢私布之先生或造
膝所陳儻可及此平先生是行必居中必得政必
盡言必伸道必尊主而莠民必強中國而弱夷狄
天下所以望先生先生所以許天下者於此不更

舉矣多賀多賀麻陽叔父有書于先生欲求一字之褒於劉帥恭父先生豈畱此於門第者蒙揮毫斜行使謙人領之以歸某當即送似於麻陽也欽夫猶外補先生獨無意乎函丈之侍眇在天半惟先生以身爲社稷之依可不愛重

與張巖州敬夫書

某頓首再拜欽夫巖州丈君直閣友兄屬者曾迪功蕭監廟江奉新過桐廬因之致書計無不達之理孤宦飄零一別如雨欲登春風之樓窺觀三湘之要領此約竟復墮渺茫中不但客子念之作惡

而已春風主人不爲造物之所舍人事好乖前輩
此語暗與人合言之三嘆也即辰小風清暑恭惟
坐嘯釣臺人地相高佳政藹如今修於庭戶之間
而民氣和於耕桑龍畝之上天維相之台候動止
萬福相門玉婍均慶某將母携挈已至奉新於四
月二十六日交職矣半生惟愁作邑自今觀之亦
大可笑蓋其初不慮民事而慮財賦因燕居深念
若恩信不可行必待健決而後可以集事可以行
今則六經可廢矣然世皆舍而已獨用亦未敢自
信又念書生之政舍此則又茫無據依因試行之

其効如響蓋異時爲邑者寬已而嚴物親吏而疎
民仕戚而廢德及其政之不行則又加之以益深
益熟之術不尤其術之不善而尤其術之未精前
事大抵然也某初至見岸獄充盈而府庫虛耗自
若也於是縱幽囚罷逮捕息鞭笞去頌繫出片紙
書某人逋租若干寬爲之期而薄爲之取蓋有以
兩旬爲約而輸不滿千錢者初以爲必不來而其
來不可止初以爲必不輸而其輸不可却蓋所謂
片紙者若今之所謂公據焉里詣而家給之使之
自持以來復自持以往不以虎穴視官府而以家

庭視官府大抵民財止有此要不使之歸於下而
已所謂下者非里胥非邑吏非獄吏乎一雞未肥
里胥殺而食之矣持百錢而至邑羣吏奪而取之
矣而士大夫方據案而怒曰此頑民也此不輸租
者也故死於縲紲死於飢寒死於羈疫之染汗豈
不痛哉某至此菁月財賦粗給政令方行日無積
事岸獄常空若上官儻見容則平生所聞於師友
者亦可以略施行之前輩云孔子牛羊之不肥會
計之不當則爲有責牛羊肥而已矣會計當而已
矣則亦不足道也某之所以區々學爲邑者言之

於眼高四海者之前真足以發一莞也方衆賢聚
於本朝而直閣猶在輔郡何也某無似之迹直閣
推挽不少矣其如命何三選稍具徑當歸耕爾鄙
性生好爲文而无善四六近世此作直閣獨步四
海施少才張安國次也某竭力以効體裁或者謂
其似吾南軒不自知其似猶未也與虞相牋一通
今注一本能商略細論以教焉至辛至辛戒仲今
何曾足叟安訊不踈否不貲之身願爲君民愛之
重之不宜

代蕭岳英上宰相書